之[illegible]

不尊其[illegible]

本非老君之教行三張之[illegible]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湯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

上誠恐真爲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

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録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别所陳伏

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制爲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絶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illegible]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湯行章句從漢
魏以来常以鬼道化於淨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在僧之
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
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
願天慈曲垂聽覽

令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制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絶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迄乎茲辰宋朝蹔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將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
[illegible]行理无抗百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蒭

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
行理无抗言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代恢張俱進芻
蕘之道僧等猗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率土得抑出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匠慈逢時時闡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躋仙苑之化尚
踈末若皇運肇興限封無外五竺
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輶軒之途接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弃異羣經便
啓驚俗之譽成陳輕毀之塋昔晉成
幼冲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
於宋武晚季將隆虐政勑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曰緣言終纏顯議況乃夏
下凞之貴斯途久列備覩見聞僧等
勑勑拜納上矣之懲魏壽行誅肆
奉佩慞惶授庇失厝恐絲綸一發方
國通行必使環無墜風方知失禮之
與懸哉後代或接劫无之傳伏惟陛
下寄與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遂儒禮

下申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言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絶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蔚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辜臣子之俞或掩佛化便陷惘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日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慄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太勑令詳議拜不未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案太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須以法兼宏曠類聚難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樹隱之懷顯跡朝議
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使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踈朝議
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潸零良由行缺
光時遂令上霑憂變被且自法教東漸
亟涉齊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
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
謨爭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
津伏惟　大王綂絳京甸彌御機衡
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
教莫傳撫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
危之日僧等叨闍難及徒鶴望於九
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
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
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
像更興景福光於四衆不任窮塞之
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戰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案藥相續入出宮禁崇儀莫加僧侍諸門致書令尒）僧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韋扇惟聖之風
故得環棄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故得環槃知歸生靈迴向無以甚曰
旡忽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白首之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
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
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
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
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
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參故經陳
通供如乘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
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
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
幽顯歸心知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
時經濁深人涉澆訛竊服飾詐之徒
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
翳於愚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聽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兢懼
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
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
垂範宫闈咸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
濟在緣輙用諸陳希垂救濟如蒙拯
拔依舊住持則付屬是歸弘護斯在
輕以聞簡退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録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啚即佛陁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撿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啚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

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朱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
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
漸深不聞拜·毁　吳氏江表四主五
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
名爲建初其後孫晧虐政將事除屛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无聞信毁　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
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氷輔政帝在幼冲爲帝出詔令
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
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
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
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
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内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竇王等
稽比五事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
如魏文之賊于木獲光之愚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爲日諒
久降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尋大法東流爲日諒
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彛啓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荅以
方外之儀不彛諸華之禮乃著沙
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遂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収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
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也）新
諸爲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
有夏州兇暴无猒以殺爲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
吞妻子刑剋㒵如篇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坐在塵羅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

衲武帝後重依法後終殆賓之謂傳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生在處羅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
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頎孝者未
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
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浴乎
暨是爭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繼
三師防後進之僞風約儒宗以控法
波嘗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
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
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且量遵故為之
司戎議一首
臣聞三皇變文六度逾凝二字為經
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
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要有
儒津復朝殊榦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務故知循名責實稱跡
瑞飛則教先發闕里齊心力行循来
濟生則化漸教運河釋為內防雅有制
六鏡闡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
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翻鵬逸鶤從椿
遂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
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言道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遺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
立乘躋光生務衛持出俗而浮退以

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音道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者詭陶性
道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
丘來驗先生多辭持出俗而浮遊以
矜嚴為誇誕處足夫之賤直形嚴於
万乘忌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國
君父所宜草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
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蔽
而稽古受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
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備與人
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
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
變市朝而事無損益雖虞永貢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
大礼充仞而儀偏行不臣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曾
豈曰綱鱗故人不為纓網維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戚昭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賓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哉五形之設圖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衆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德之㒵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illegible]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
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
削珪之言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
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容夫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棄嗜欲弃情於
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撿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絕
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日全无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顙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而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
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剃以昏姻
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超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殊深恐一毀之益不
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
塗則所不可而豈然乎三者[illegible]

袈裟爲朝服稱貪道而超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幷深恐一毀之益不
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
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
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
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
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去缺矣豈若
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
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
所以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
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譽則
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
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
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
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乘道則
一當有二而道不専行矣安可以匹
道俗之常域係尊一之至誠者援僧
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
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
[illegible]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illegible]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
[illegible]義其至矣夫若損毀佛塔壞彼幢
[illegible]辱更聚福田甚用危疑
縱遂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
之儀幷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

付更能福田甚用危疑

然遂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
之儀整服而趍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含衛之境步昇高門之地
理絶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
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
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捿蘭之例
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
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
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
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
諸侯之上德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礼
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
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
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
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
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
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蒭狗而尊
像不以蒭狗加而輕肅敬終寄於道
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
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已賓
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
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
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

教論以抗之論去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

人乎不拜之見

一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

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志名
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稱帝聞之
存廢理乖遂雙除并不盈五載身
殁政移　隋氏承運三帝三十七年
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寰內置塔百有
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
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
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
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
斵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
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
信毀交貿殃各推移斯自人有汙隆
據道曾无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
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
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
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
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
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
位尚有不屈之人況弃俗從道而使
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
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
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真

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令僧
受佛戒衆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
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
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
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
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
時俗若浮雲達衆命如陽燄是故號
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
出俗無露憂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與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
之今引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賛
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
父毋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
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
不應礼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礼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礼
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礼　薩遮
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令僧依大不乘
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敬拜違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
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
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

經不拜君親是報佛恩……
敬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 又謗
言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任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
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
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
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
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
死亡无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
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教此苦
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
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君羣公伏見詔書令
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
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
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
尚懷高尚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
之美但以三寶響位用敷歸敬之儀
五衆僚識載發福田之道今削同儒
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
非可欽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
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
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
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脩
仰栖遑罔知投厝謹列內經及以故

錚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術
仰栖遑因知投庇謹列内經及以故
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矜
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
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
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
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
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
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
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
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
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畫一
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
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令衆人立理未
可通遷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
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
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
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
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輙承司禮請散
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
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
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於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
超俗表別踰同於毀傷辭錫異乎簪
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乖三所設謂乖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全踰實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
幹神衷道法雖虧還齊昔想既奉詢
蒭之詔敢罄塵欝之誠懼不極允追
深戰惕

司元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
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
攀蹤由孝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
就養之方緣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
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无一旨
雖有會空瑞見歐耶闡慈悲之偈氣
淳函谷開道德之篇處亦篤之間養
隔可革千門或變通有護法之資
蓋有鑒法之惡通生鑒之為善護

雜有會空瑞見曲耶闡發悲之侶
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奈鷹之間養
開可革千門或奚通有護法之資
塞有墜法之虞與其墜之曷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借容盤辟於法服使
萬國歸依者居常業於真聞犹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
因其精語而為利矣猶乎日光上照
皇運攸宗無棄接天潢枝連寶構緒
无上之道闡无量之業別氏他族謂
猶崇往神基靈祇道豈攜令此為
甚不可一也月文東國寶祚斯俟定
水玄波法雲爰潤高解脫之慶演常
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王聖臣
良胡寧此變日懸千處萬不一得儻
緣斯創造无益將来於恒河沙劫有
毫釐之果雖率土碎首磨坐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
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
其議稽首捫心隨暴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心歡
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萬則雖死猶
生朝夕可矣竊惟詔音徵暁義難適
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規傍来
則誰不竭慮且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无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詩

貴天情畫一覌可依此……
則誰不謁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无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時
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能
佪兩端交戰道亘存跡理未愜心管
豈天窺蛙焉無測理絶庶幾之外事
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闇筆和齊鎖
聲而欲鳥處程言竽中竊吹將聾聽
而齊俗與瞽視而均斐雖有釐於心
靈終不諂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万
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
影茲焉仙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
消驛露而醜頹漿亘履薄冰不兢惕
已甚祓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庭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
恩孝養為重釋老二教今遂反之抗
礼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復容自昔
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焉謹由
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
出家故无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
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
其事不屈王侯帝 王有所不臣盖此
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望准前章无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盖此
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望准前章无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黻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極唱
世今所以考諸故實随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
流化涅槃之藴東流鑾羽驟霞影五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袪濟塵
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兹焉有徵坦
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尚
雖為悉奘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等
位峻尊卑之序百行之本四始崖
同極之敬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
礼穆寔至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
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雖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illegible]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准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寂
外之尊帝天為域中之大寿而今屈折不寫遥
對編人此乃法水塵而不流向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録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死乎
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論六
沙門所以上
下相敬而无礼寂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設
勿戒序律遠有斷則衆无降屈誠哉是言可
為龜
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疏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己詐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甚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落采披緇
道俗懸隔拜違佛教
具戚經文而言孝未乖真容不異
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且伯陽
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礼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伯陽誕自
姬周身充
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録言道則偽宗之一派
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礼曰衆乃
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
而僻裳不可例寧五以為楷楷又三極之中
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
釋衆
所以師貞相敬正以教義不味故耳
非是約令未而言紆託法之甚也若以袈
裟衣異乎龍鱗穀巾殊於鷲弁服既戒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聆響
戒行精勤藻挨洞鷲梵清宵鶴鍮蹉
徽猷撥符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將寂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君以不拜為
非則得秀年耆許

徵獸獲狩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寞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君以不拜為非則釋秀年耆許豈獨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元宜令拜進退予哉去取自專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脩業出塵之軌弥

隆若節捿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訛弊彈曰以尊宗為景斯謂守末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自我

作故吳舊之拘天錙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欽微探

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釐

駿常聽抑亦終貞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寂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睽儒風理言不

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家國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

虧栖林避谷高尚其事者斯儔輩可

致尊　宗其有弱齒蒙求薰脩靡譽

昔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參賢敎蒙容化儀至播紳之飾敎來廊廟之規來宗故所以直儀敎可分其德業稍俗故由敎允礼寧容隋以尊卑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昔恩天屬以拜為訓秋永之恩望請

勅拜毋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議夫奉君親者无亘不拜沙門不事
王侯甘恩天爲以拜爲訓私未之恩 望請

勅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
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
外以不屈自高内以私謂爲務徒有
入道之名音無離俗之實 彈曰不科萌 懲屈者奉法 而然私謂者誠違教義只可受其波不 退之流寧容淤大唲尚而欲俱焚玉石耶 至若
君親之地礼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
道士女官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
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
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 如在覲
寺任遵釋典 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 拜不合豈前時力何得剃毀 同是一人豹變便關異礼法耶始終无二 據事遂剃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變時妄立 庶其
以卑屈爲耻稍昇淨競以道德自尊
漸卯教法輙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乂執議狀奏
一首 司禮 議僧尼道士女官等拜君親
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
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
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別髮同於毀傷振錫累乎簪紱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所深

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賤孔門而行
釋礼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恐有[illegible]又道之[illegible]乾
雖全髮膚出家越俗歸眞一揆加以遠標
天擁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
益扇雖王猷退暢實賴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轍[illegible]无益
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厥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
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
利即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弃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
陛下德擬[illegible]業光[illegible]若親[illegible]鑒
雖啓神衷道法彝虧還留睿想旣
奉詢蒭蕘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
衷追深戰惕

一　三百伍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衷追深戰慄
一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
聞罔折柔存扇玄風之妙音若形甘
露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秋不輕之義是以耆闍降禮於居士
柱史秉神[illegible]益其爲[illegible]滿那之[illegible]大
綴立黄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褒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
有作万物斯觀紘維天地馭騖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illegible]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illegible]沙門
師礼足之懸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絶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illegible]同賦形以鎔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徽長在人為悖臣君敬又於道
无爣孝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
安官於君親[illegible]拜恐乖[illegible]情遂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illegible]乾而齊軀
中外敎風百慮而同致自周胥隕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老氏之并裔列□具轍而齊驅
中外敎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慈流東被至於
玄兆遂言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
基俗叶□常之本而恭愛敬之地忘
爭跪拜之儀其來久矣風尊熬弊朕
廓圖登政崇真導俗疑禁解脫之
津陶恩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札
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詮豈
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
貞規通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
官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
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
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群議流
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
其父母所懸育弥深祗伏斯曠更將
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
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章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
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無垠其德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者消寶方亍道滿蒙論者…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未來際遂使歷代
莫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因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
惟臣下遂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内教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尼 請依舊僧尼在前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内奏定

一 僧尼 請 依舊僧不拜父母

自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西還蕃宣詔以隋宗故知冤濟千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乃思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
爲之跡勝果者意存性漸遠開途迪
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攸致
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
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
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俗士
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
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
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
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
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
父母者人子之慈藉陛下以至極之重
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目何得曲
申情礼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紀
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流尚不許違淨教何
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万物之
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
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西
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
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曰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敦於聖日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讓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薰脩啓无疆之福早標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
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屬之意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極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䰟注莫敢披陳情用迴
惶輒此投許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
遂恩光㳽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録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係
經歸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㳽隆
故得列剎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脩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官書

經教所治平聖帝遵奉成教彌隆
故得列剎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僧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官書
乖佛教万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衆門剖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弁物况披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敬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僣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圭振遠猷
提獎幽賾既已崇之於國亦克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扆旒伏增戰越
西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桑條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形章致華含土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祈於方寸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恭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自服逸君以日陽月夜雖進吉而心

容服異俗形章之呈不殊至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内外雖復継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目眼覺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壹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循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頼没在坑淪迴未已
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令創改
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於君法之洪恩
所切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禅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殊章形心異
章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闕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没而長隱豈有
君闕高尚之迹不勅佛言自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予戴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儀輕
黷扆旒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

拜依權其奉一化致疑之理于爵依
願請從君爵之亂以通臣下之儀輕
黷豪旒旅增隤越諠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
如理何感不雅故實昧於大義苟
以屈膝為爵不悟上層之禍內經稱沙
門拜俗損　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
柳令脩伏者胡言之認輕發樞機
我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
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
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是則失
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膏膝
永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進司
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音瞽叟
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廢斯
稔龜筌叶從故得天漫下尊戴隆
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
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
志矣違敎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
表啓匪朝伊夕連許庭闕但天門邃
遠中請靡由奉詔求宗雜為去就易
曰羚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
然歟讓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
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
拜傷君父詐曰忠諫賀議道華數陳
蘭要天人吋允奚毒璺詐來承明
命式忭且尋顧稽玄譜有累如何法

拜傷君父誹曰思謀質議道華數陳
萠要天人吋允爰毒璽詔来承明
命式扑且哥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
俗疇咨咸卑啓表叔漲丹款未紆黄
道進退推谷投措靡由抑悕神禹跡
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揔論
釋彦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盖出
處異涂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超寓內迹寄家中斯所以亢礼宸居
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
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
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
其利物居罄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
而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
流也為祭之尸次叶昭穆剃牲薦熟
時為不日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
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
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
賓今僧為先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
勸勵四部遵脩三行斯國賓之
重道尊師則弟自矣雖謁天子錫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俗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數歐四諦道脩三行斯國賓之
重道尊師則弟日矣雖謁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聖教導凡誘俗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
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
戡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其
胄之流也著代筵賓尊先冠阼毋古
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
任拯群生於塗炭敬尊遺躅祖承燈
徹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徹承天則宜沙門縱賦禀命宜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加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躭斯務長旃
護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箴諭暉於佛日聲繼久以異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攄斯一字愚竊惑焉句者
敬乃通心由禮稱无不敬拜往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剔毛髮絶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加
矣豈使絶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忽躭斯務長頽
援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咸綸暉於佛日磬瀲久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攝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唯身服
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
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變通經以
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目不拜為
文遠公有言曰剃鑿豈待晨露哉
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